周禮正義

周禮正義卷四十四

瑞安孫詒讓學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謂以年幼少時教之舞內則曰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疏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者佐大司樂而與舞師師氏保氏為官聯也國學者在國城中王宮左之小學也學小舞之國子未入大學則掌國學為承學明矣王制云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彼養學為大學養國亦據國中小學言之不言學者文略此詳言之故曰國學大司樂掌大學則教大舞此樂師掌小學則教小舞亦互相備凡周小學在國不在郊詳大司樂諸子疏國子即大司樂國之子弟不言弟者亦文略也賈疏云此樂師教小舞即下文帗舞已

下是也此言小舞大司樂雲門以下爲大舞也　注云謂以年幼少時教之舞者謂國子年十三以上十九以下者樂記所謂童者舞之是也此官則於小學合而教之凡國子十三入小學二十入大學少儀云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注云正樂政也彼從樂人之事蓋謂能舞六大舞者正於樂人即謂受教於樂師舞師也互詳師氏疏引內則曰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者證未二十皆學小舞也鄭彼注云先學勺後學象文武之次也成童十五以上大夏樂之文武備者也內則孔疏引熊氏云勺籥也舞象謂用干戈之小舞也以其年尚幼故習文武之小舞也賈疏云勺即周頌酌序云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

以養天下也鄭注云周公居攝六年所作是也象者周頌序云維清奏象舞注云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是也此皆詩詩為樂章與舞人為節故以詩為舞也此勺與象皆小舞所用幼小時學之也人年二十加冠成人而舞大夏大夏夏禹之舞雖舉大夏其實雲門以下六舞皆學誦讓棨勺象並小舞之樂章下經䄙羽等則據器服言之左襄二十九年傳說季札觀樂云見舞象箾南籥者杜注云象箾舞所執南籥以籥舞也皆文王之樂案季札先觀象箾南籥而後觀大武以上四代大舞則象即小舞之象籥即小舞之勺可與熊氏之說互證但依杜及熊義則勺籥字通依鄭義勺又為酌之借字故燕禮注云若舞則勺注云勺頌篇告成大武之樂歌也既合鄉樂萬舞而奏之二

義不同未知孰是也至詩箋以勺爲周公作大武時所作象爲武王所制與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墨子三辯篇漢書禮樂志說同杜以象爲文王之樂史記吳世家集解引賈逵詩周頌孔疏引服虔說並同呂氏春秋古樂篇又云周公爲三象蓋所傳之異白虎通義禮樂篇云周公曰酌武王曰象合曰大武然則周初所制小舞非一至大武作而聲容極盛可以兼包諸小舞故此經舞師大司樂樂師諸職咸不列勺象二舞之名與又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仲尼燕居說下管樂曲亦曰象鄭並謂卽象舞非也詳後疏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故書皇作𦏧鄭司農云帗舞者全羽羽舞者析羽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旄舞者氂牛之尾干舞

者兵舞人舞者手舞社稷以帗宗廟以羽四方以皇辟雍以旄
兵事以干星辰以人舞翌讀爲皇書亦或爲皇玄謂帗析五采
繒今靈星舞子持之是也皇雜五采羽如鳳皇色持以舞人舞
無所執以手袖爲威儀四方以羽宗廟以人山川以干旱暵以
皇【疏】凡舞者辨六小舞之名與下經樂儀射節皆樂師之官法
也賈疏云此六舞者卽小舞也若天地宗廟正祭用大舞卽上
分樂序之是也按舞師亦陳此小舞云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
事卽皆據祈請時所用也詒讓案此六小舞皆自有樂章上注
勺象等亦其類也　注云故書皇作翌者詳舞師疏鄭司農云
帗舞者全羽者以一大羽注之橦首也說文羽部云翇樂舞執
全羽以祀社稷也從羽犮聲讀若紱案先鄭以帗舞亦用羽則

翇為正字帗同聲段借字許蓋從賈景伯本作翇於羽舞形義為切但二鄭讀與許書說不盡同故於此經鼓人舞師皆不出翇字也互詳賈人疏云羽舞者析羽者舞師注云羽析白羽為之形如帗也案析羽者襍眾羽也賈疏云先鄭意以司常有全羽為旞析羽為旌相對即以此帗舞為全羽羽舞為析羽相對解之後鄭破帗舞不破羽舞也云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者段玉裁改皇為䍿云今本作皇舞非也司農從䍿又曰讀為皇鄭君則作皇而說義各別案先鄭先釋文義而後正其讀則此文自當作䍿舞段校是也左昭十二年傳楚王秦復陶翠被杜注云以翠羽飾被說苑善說篇襄成君衣翠衣先鄭說舞衣蓋與彼相類舞師注但云皇舞蒙羽舞不言衣飾翡

翠羽者文不具也此云衣飾翡翠之羽則覆頭之羽當亦然爾雅釋鳥云翠鷸左傳二十四年傳鄭子臧好聚鷸冠孔疏引李巡云鷸一名爲翠其羽可以爲飾然則翡翠羽覆頭則近於鷸冠矣互詳舞師疏云旄舞者犛牛之尾者釋文云犛舊音毛劉音來沈音貍或音茅字或作犛或作氂皆同案說文犛部云犛西南夷長髦牛也氂犛牛尾也氂強曲毛可以著起衣沈音貍者字作犛也或音茅者讀爲氂也舊音毛者讀爲旄也序官旄人注及御覽樂部引此注並作旄牛劉音來者字作氂也犛爲長髦牛之正名其尾名氂因謂之氂牛氂可以爲旄因又謂之旄牛二者通稱此經旄舞及旄人凡言旄者並據犛牛尾而言正字皆當作氂作旄者叚借字若犛則字之誤也序官注云旄

旄牛尾舞者所持以指麾山海經北山經云潘侯之山有獸焉
其狀如牛而四節生毛名曰旄牛郭注云今旄牛背膝及胡尾
皆有長毛又中次八經云荊山其中多犛牛注云旄牛屬也黑
色出西南徼外也史記司馬相如傳云獮旄貘犛索隱引張揖
說與郭璞略同案旄牛即犛牛上林賦以旄犛並舉文人屬詞
不嫌繁複郭張分爲二物非也又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
云主地法夏而王用纖施舞俞樾據周書王會樓煩以星施孔
注施所以爲旄羽耳謂纖施舞即此旄舞是也云干舞者兵舞
者據鼓人舞師並有兵舞也鼓人後鄭注云兵謂干戚也同先
鄭義公羊宣八年傳云萬者何干舞也彼干舞爲宗廟大舞此
干舞爲小舞二者雖異其爲武舞則同文王世子孔疏云若其

大舞則以干配戚則明堂位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若其小
舞亦以干配戈則樂師教小舞干舞是也案據鼓人注義則小
舞則以干配戚孔說非鄭指又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
主天法商而王用錫儛溢員據郊特牲朱干設錫謂錫當爲鍚
錫舞卽干舞是也云人舞者手舞者義亦與後鄭同云社稷以
帗者拔舞師文云宗廟以羽者春秋隱五年經云考仲子之宮
初獻六羽彼爲大舞之文舞此則小舞用羽與彼同云四方以
皇辟廱以旄者經無見文未詳其義辟廱卽大學之中學爲王
養射之宮詳大司樂疏云兵事以干者干戚兵器故兵事舞之
也云星辰以人舞者楚辭九歌東君云思靈保兮賢姱翾飛兮
翠曾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廣雅云東君日也大宗伯祀天

神星辰與日月同科故知星辰有人舞也云靈讀爲星書亦或
爲星者詳舞師疏云玄謂帗析五采繒今靈星舞子持之是也
者此破先鄭全羽之說也鼓人注云帗列五采繒爲之有秉與
此同孔廣森云續漢祭祀志曰漢興八年有言周興而邑立后
稷之祀於是高帝令天下立靈星祠以后稷配食舊說星謂天
田星也一曰龍左角爲天田官主穀祀用壬辰位祠之舞者用
童男十六人舞者象教田初爲芟除次耕種芸耨驅爵及穫刈
舂簸之形象其功也若然舞師掌教帗舞師而舞社稷之祭祀
漢時靈星亦稷之類故持五采繒得帗舞之遺象云皇雜五采
羽如鳳皇色持以舞者此亦破司農以羽冒覆頭上之說也舞
師注云皇析五采羽爲之亦如帗掌次設皇邸後鄭注亦云染

羽象鳳皇色以爲之云人舞無所執以手袖爲威儀者韓非子五蠹篇所謂長袖善舞是也云四方以羽者亦據舞師文云宗廟以人者賈疏云雖無文宗廟是人鬼故知用人也云山川以干者賈疏云干舞即兵舞舞師云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是也詒讓案山海經中山經云祠首山用干儛置鼓毛詩邶風簡兮傳云以干羽爲萬舞用之宗廟山川彼亦指大舞言之與此干舞異也云旱暵以皇者賈疏云亦依舞師也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環拜以鍾鼓爲節教樂儀教王以樂出入於大寢朝廷之儀故書趨作跢鄭司農云跢當爲趨書亦或爲趨肆夏采薺皆樂名或曰皆逸詩謂人君行步以肆夏爲節趨疾於步則以采薺爲節若今時行禮於大學罷出以鼓陔

爲節環謂旋也拜直拜也玄謂行者謂於大寢之中趨謂於朝廷爾雅曰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然則王出既服至堂而肆夏作出路門而采薺作其反入至應門路門亦如之此謂步迎賓客王如有車出之事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尚書傳曰天子將出撞黃鍾之鍾右五鍾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鍾左五鍾皆應大師於是奏樂【疏】敎樂儀者敎作樂以節儀儀與樂必相應也依鄭注此爲王迎賓客法其王以他禮事出入大寢亦當放此云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者薺釋文作齊云本又作薺案玉藻仲尼燕居並作齊玉藻注云齊當爲楚薺之薺此注無釋則經本作薺可知大馭經亦同可證淮南子齊俗訓漢書賈誼傳亦作齊顏注云字或作薺又作茨案大戴禮記保

傳篇亦作茨齊薺茨並聲近字通玉藻注楚薺卽毛詩小雅楚
茨篇也九夏別有齊夏與此異云車亦如之者卽大馭云凡馭
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薺是也云環拜以鐘鼓爲節者拜經例當
作擽詳前世婦疏此疑誤此亦奏樂以爲環拜之節也所奏之
樂未聞　注云教樂儀教王以樂出入於大寢朝廷之儀者大
寢卽路寢路寢之內廷爲燕朝其外又有治朝外朝王之出入
恒在於此燕寢之內無朝燕之禮出入不用樂故知教王以樂
出入於大寢朝廷之儀也依鄭此注則王在廟出入不用此法
故大司樂注謂大饗王出入奏王夏明不奏肆夏采薺也賈疏
乃謂此王行迎賓客夏受饗於廟及四時饗食在廟燕在寢皆
有迎法若然鄭此注據大寢而言則是燕時若饗食在廟則與

此大褒同此與大司樂注不合殊非鄭指又天子待來朝諸侯受朝受享皆無迎賓法賈謂春夏有迎賓亦非也詳齊僕大行人疏云故書趨作跢鄭司農云跢當爲趨書亦或爲趨者說文足部無跢字言部誃字注云讀若論語跢予之足玉篇足部云跢倒也趨跢形近而譌玉藻亦云趨中采齊故司農破爲趨段玉裁云跢陸云倉付反則知其字本爲趨六朝人往往書偏旁作多也從足從走古多通用徐養原云跢蹌皆說文所無惟走部有趍字云趍趙久也齊風巧趨蹌兮釋文云趨本或作趍案段徐說未知孰是說文走部云趨走也正文無蹌字趍與跢義亦別東漢以後始誤用爲一字經典無是也竊謂故書自作跢不妨爲經典所無之字漢書賈誼傳文作趍蹌趍古亦通用云

肆夏采薺皆樂名者大馭後鄭注云肆夏采薺樂章也此先鄭云樂名亦謂樂章名也肆夏爲九夏之一凡九夏皆樂章許大司樂鍾師疏云或曰皆逸詩者謂其體如風雅頌之詩而今逸其篇也漢書禮樂志顔注引劉德說同案凡以器播其聲則曰樂人所歌則曰詩二者皆有辭也詩之入樂者亦謂之樂章而樂章之體不必盡如三詩故先鄭以逸詩爲別解鍾師杜注亦以肆夏爲詩又引呂叔玉說以肆夏爲周頌時邁此云或曰逸詩則先鄭不從呂說也云謂人君行步以肆夏爲節趨疾於步則以采薺爲節者釋名釋姿容云兩腳進曰行行抗也抗足而前也疾行曰趨趨赴也赴所期也故鄭云趨疾於步也云若今時行禮於大學罷出以鼓陔爲節者行禮於大學謂若天子養

三老五更於辟廱行大射於曲臺之類續漢書禮儀志劉注引蔡邕禮樂志云漢樂四品一曰周頌雅樂典辟雍饗射六宗社稷之樂鼓陔爲節史志無文東漢時九夏已佚而有鼓陔者蓋爲歌詩以備禮之奏陔非周陔夏之遺聲也鄭鄉飲酒禮注謂大夫士奏陔有鼓無鍾故此亦備之云環謂旋也者楚辭天問王注云環旋也玉藻云周還中規折還中矩旋與還通此環即玉藻所謂周還折還也云拜直拜也者謂即大祝九拜是也此環與拜是二事投壺云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般旋即所謂環也又案拜節應鍾鼓者疑即九拜之振動詳大祝疏云玄謂行者謂於大寢之中趨謂於朝廷者據爾雅增成先鄭義也大寢之中謂路寢之堂至路門朝

廷謂治朝即路寢門外應門內之廷故大馭注云行謂大寢至
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也玉藻注義亦同引爾雅曰堂上謂之
行門外謂之趨者釋宮文賈疏云證行是門內趨是門外之事
也案爾雅云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
趨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但庭中走大路奔據助祭者而言
故詩云駿奔走在廟也今總言行者謂大寢之中不言堂下步
者人之行必出堂下始與行小異大同故略步而言其行也黃
以周云曲禮曰堂上接武堂下布武接武之謂行堂上之地較
室爲廣可舉足半躡之布武之謂步堂下之地益廣可舉足徐
行之迹不相躡趨則行而張足又疾於步走則更加疾矣釋宮
門外趨中庭走走疾於趨爲庭遠於門也則所趨之門謂路寢

門非大門也云然則王出既服至堂而肆夏作出路門而采薺作者既服謂釋燕服加禮服若大饗則服鷩冕其他各視其禮之隆殺服之注司服所說是也王出至大寢之堂其行尚舒則奏肆夏以節之出路門其行轉疾則奏采薺以節之也大戴禮記保傅篇則作步中采茨趨中肆夏與此文注賈子新書保傅篇及漢書賈誼傳荀悅漢紀並同大戴禮盧注云爾雅曰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周禮及玉藻曰行以肆夏趨以采茨此云步中采茨趨中肆夏又云行以采茨趨以肆夏則於大寢之內奏采茨朝廷之中奏肆夏與周禮文誤也孔廣森云燕禮記曰賓及庭奏肆夏郊特牲曰賓入大門而奏肆夏肆夏奏於門內以爾雅證之不當言趨周禮文是也案盧孔亦並援釋宮爲說

今攷采薺之奏醴經無見文肆夏爲金奏則祭饗燕射皆用之
大司樂云大祭祀尸出入則令奏肆夏孔子燕居云入門而金
作郊特牲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凡大門皆在路門外此於釋
宮當門外謂之趨也大射禮及燕禮記以樂納賓並云賓及庭
奏肆夏此於釋宮當堂下謂之步也大射禮燕禮記堂上賓主
行爵時亦奏肆夏此於釋宮當堂上謂之行也若然則肆夏之
奏於行步趨走皆可比傅此經與大戴記無由決其孰是竊謂
此奏樂節行唯視行之舒急本不必論何地釋宮所云亦止謂
自內而出道遇廣則行可急耳至於行禮出入則或步以示舒
或趨以昭敬固無定節況此經車行亦如步節乘車無在堂上
之理何以亦有行趨之異其不能執爾雅之文以権其是非亦

明矣大馭說馭路之節亦與此及玉藻同大戴記文多舛駁不
足校此也云其反入至應門路門亦如之者賈疏云反入至應
門卽是路門外當奏采薺也入至路門卽是門內行以肆夏也
但王有五門外仍有皋庫雉三門經不言樂節鄭亦不言故但
據路門外而言若以義量之旣言趨以采薺卽門外謂之趨可
總該五門之外皆於庭中通奏采薺矣云此謂步迎賓客者以
經云行趨對車爲文明專據步迎法與大馭馭路亦言行趨爲
據乘車法異也云王如有車出之事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
降於阼階之前者釋經車亦如之也路門內地隘則車行宜舒
路門外地廣則車行差疾約與步行路門內行門外趨相儗故
樂節亦同賈疏云案曲禮云國君下卿位彼注云出過之而上

車入未至而下車彼謂諸侯禮與天子禮異不得升降於階前也金鶚云諸侯必下宗廟與卿位天子可知賈孔疏謂曲禮國君下卿位諸侯與天子禮異不得升降於階前此强爲之解耳孫希旦云燕朝治朝皆有卿位人君日視朝於治朝此卿位謂治朝之位也以考工記應門路門皆取節於車者觀之則人君之車皆於路門內登降信矣下卿位者蓋出則於路門外下車入則於雉門內下車過之而復登車與衆金孫說皆足正賈孔兩疏之誤金氏又云車馳驅於道路之中並不奏樂而云車亦如之者以車之遲疾與人之行趨同亦宜與采薺肆夏相應非必車與樂相近而後可爲節也即人之行趨習於樂既久亦不必聞樂而自能中節不然迎賓於大門之外去路寢庭一里有

餘豈復問其樂乎入不必依於樂而可以樂爲節卓可知矣大馭馭玉路以祀祀有在郊者不必皆在廟也又言凡馭路則五路皆然五路之用豈必在宮中哉天子出入升降皆必由阼階此一定之禮與撞鍾之左右義不相涉而鄭謂升車於西階前降於阼階前誤矣案金謂馭路行趨不必在路門內外其說自通但攷書顧命說大輅陳四路在賓階阼階面及左右塾之前此並在路門內也明王平日乘車必在路寢庭儻乘車不於路門內則何爲於兩階兩塾陳路乎又士喪禮柩朝廟既夕禮云薦車直東榮注謂象生時將行陳駕寢廟禮同明士生時陳駕亦在正寢廷則王禮可知鄭謂王登車於大寢階前說自可信但不必升降分別兩階以傅合樂節耳引尚書傳云天子將出

撞黃鍾之鍾右五鍾皆應人則撞蕤賓之鍾左五鍾皆應大師
於是奏樂者依禮經傳通解引尚書大傳云故天子左五鍾右
五鍾天子將出則撞黃鍾右五鍾皆應馬鳴中律步者皆有容
駕者皆有文御者皆有數然後大師奏登車告出也入則撞蕤
賓左五鍾皆應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登
堂就席告入也又引鄭注云六律爲陽六呂爲陰凡律呂十二
各一鍾天子宮縣黃鍾蕤賓在南北其餘則在東西黃鍾在陽
陽氣動西五鍾在陰陰氣靜君將出故以動告靜靜者皆和也
蕤賓在陰東五鍾在陽君入故以靜告動動者則亦皆和之也
案大傳所云卽小胥賈疏所謂十二辰頭零鍾蓋奏以爲王出
入之節雖亦四面縣而與賓祭宮縣之鍾不同鄭引之者證王

乘車出入大師少師奏樂之事也賈疏云以昔傳云天子將出
撞黃鍾之鍾明出入升降皆在階前可知黃鍾在子是陽生之
月黃鍾又陽生之首陽主動出而撞之右五鍾謂林鍾至應鍾
蕤賓在午五月陰生之月陰主靜入亦是靜故撞蕤賓左五鍾
謂大呂至中呂大師於是奏樂者謂王有此出入之時則大師
於時奏此采薺肆夏也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
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騶虞采蘋采蘩皆樂章名在
國風召南唯貍首在樂記射義曰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
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
官爲節諸侯以時會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
節鄭司農說以大射禮曰樂正命大師曰奏貍首間若一大師

不興許諸樂正反位奏貍首以射貍首曾孫疏凡射者掌三射之樂節與射人爲官聯也云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者大司樂云大射及射令奏騶虞然則王射節大司樂令奏諸侯以下射節蓋樂師令奏與鄉射禮云奏騶虞閒若一又記云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注云此天子之射節也而用之者方有樂賢之志取其宜也其他賓客鄉大夫則歌采蘋若然諸侯以下亦得奏騶虞惟節數則少耳又投壺亦奏貍首疑卿大夫以下得通用之不必諸侯也云大夫以采蘋爲節者亦謂孤卿而言賈疏云凡此爲節之等者無問尊卑人皆四矢射節則不同故射人云天子九節諸侯七節大夫士五節尊卑皆以四節爲乘矢拾發其餘天子五節諸侯三節大夫士一節皆以爲先以

聽先聽未射之時作之使射者預聽知射之樂節以其射法須

其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乃得預於祭故須預聽但

假射者故射前節多也　注云騶虞采蘋采蘩皆樂章名在國

風召南者樂章卽詩之章句入樂者也三詩皆在召南篇內采

蘩第二采蘋第四騶虞第十四也云唯貍首在樂記者樂記云

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案樂記此

舉貍首篇名無其詩章鄭大射儀注亦以貍首出射義不云樂

記然此注樂記與射義兩舉則又非字誤攷漢書藝文志河閒

獻王所獻樂記二十三篇今小戴記止存十一篇其逸十二篇

中或有貍首之詩鄭詩周南召南譜云今無貍首周衰諸侯並

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爲禮樂之記者從後存之遂不得

其次序疑貍首詩樂記射義兩有之故詩譜謂存禮樂之記射
人注引樂記曰明乎其節之志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此
正射義說曾孫詩之文而云樂記或亦樂記射義兩有此文之
證乎引射義者證以四詩爲節之義鄭彼注云樂官備者謂騶
虞曰壹發五豝喻得賢者多也于嗟乎騶虞歎仁人也樂會時
者謂貍首曰小大莫處御于君所樂循法者謂采蘋曰于以采
蘋南澗之濱循澗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也樂不失職者
謂采蘩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是其義也云鄭司農說以大射
禮以下者賈疏云謂大師用樂節之事開若一者謂七節五節
之間緩急稀稠如一彼諸侯禮故有樂正命大師此天子禮故
樂師命大師也云貍首曾孫者射義云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

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鄭彼注云此曾孫之詩諸侯之射節也又大射儀注云貍首逸詩曾孫也貍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後世失之謂之曾孫曾孫者其章頭也射義所載詩曰曾孫侯氏是也以爲諸侯射節者采其旣有弧矢之威又言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有樂以時會君事之志也又史記封禪書云萇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萇弘乃明鬼神事設射貍首貍首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案貍首本射節非萇弘所設史說不經與禮違雅貍首諸侯不來之義與鄭所說同徐養原云大戴投壺篇於曾孫侯氏八句下復有質參旣設四句弓旣平張十二句嗟爾不寧

侯五句語意相承其爲一詩無疑中閒或雜以他語則錯簡也
此非曾孫之全篇乎大戴記本奏貍首而篇末特載曾孫之詩
則曾孫之爲貍首明矣其名篇之義則大射注釋之已詳孔氏
射義疏云篇中有貍首二字故以爲名此說非是篇中無貍首
字故鄭取詩中之言釋名篇之義若本有此二字則其義已顯
何庸復釋且當時亦不至失之而謂之曾孫矣詩固有不取篇
中字爲名者小雅之巷伯大雅之雨無正頌之酌賚般是也何
獨於貍首而疑之然詩第言諸侯不朝故抗而射之不言射其
首也鄭以篇名貍首故以射言之皮侯之棲鵠猶獸侯畫頭有
首象焉案徐說是也但嗟爾不寧侯五句卽梓人祭侯之辭與
曾孫詩辭義殊異文似不相屬惟大射儀注有射諸侯不朝之

言今所見曾孫詩無此語而與祭侯辭則正相近孔廣森亦謂祭侯辭則貍首首章曾孫爲其次章若然鄭以曾孫爲章頭或是斷章取義疑未能明姑存以俟攷互詳梓人疏

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序事次序用樂之事

疏 凡樂掌其序事者序經例當作敘石經及各本並誤凡樂官之事此官皆次序校治之小宰六敘云以敘作其事是也云治其樂政者政謂若正樂縣舞位及諸戒令皆是也 注云序事次序用樂之事者賈疏云謂陳列樂器及作之次第皆序之使不錯繆詩箋云樂器次序若琴瑟在堂上金石匏竹在堂下及宮縣四面設縣之次是也作樂次序若金奏升歌下管閒歌合樂等所作之先後樂師皆序之也

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鍾鼓小事小祭祀之事

疏 注云

小事小祭祀之事者據下文云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鍾鼓令相如祭之儀則知自此以下至令相皆祭儀也春秋文二年經大事于大廟公羊傳以爲大祫彼大祭祀謂之大事則此小祭祀亦可謂之小事足相比例也賈疏云謂王玄冕所祭則天地及宗廟皆有鍾鼓樂師令之若大次二者之樂大司樂令之也此小祭有鍾鼓但無舞故舞師云小祭祀不興舞是也凡樂成則告備成謂所奏一竟書曰簫韶九成燕禮曰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疏】注云成謂所奏一竟者司書注云成猶畢也說文音部云樂曲盡爲竟故云所奏一竟也引書曰簫韶九成者臯陶謨文僞孔本入益稷孔疏引鄭書注云成猶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引以證樂一竟爲成之義凡天子諸侯之樂以升

歌爲第一節下管爲第二節閒歌爲第三節合樂爲第四節每
節皆三終大夫士之樂唯無下管而以笙入爲第二節餘三節
並同天子諸侯又有金奏以迎尸送尸迎賓送賓謂之先樂明
非樂之正也若興舞則大磬九終大夏大武皆六終皆不九成
即九終也互詳大司樂疏又引燕禮曰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
備者鄭彼注云樂正於天子樂師也正歌者升歌及笙各三終
閒歌三終合樂三終爲一備備亦成也賈疏云引燕禮者欲見
彼諸侯燕禮大師告於樂正樂正告於賓與君此天子祭禮亦
於樂成之時則大師告樂師樂師乃告王彼據燕禮此據祭禮
事節相當故引爲證也詒讓案鄭引燕禮者證諸侯小樂正告
備與天子樂師告備同也燕禮記云下管新宮笙入三成注云

三成謂三終也此以奏詩一終為一成也樂記云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注云成猶奏也每奏武曲一終為一成是奏曲一終為一成也書九成義與彼同此經樂成則謂奏樂從笙歌管間合衆節皆備為成與書及禮記所謂成者義同而事異燕禮告備亦在升歌笙入間歌合樂之後則凡樂無論幾成並衆節畢竟始一告備與此經正合賈疏謂一曲終為一成則樂師告備如是者六則六成餘八變九變亦然是謂三成者樂師當三告備六成者當六告備八變九變者當八告備九告備與禮經不合其說非也詔來瞽皋舞鄭司農云瞽當為鼓皋當為告呼擊鼓者又告當舞者持鼓與舞俱來也鼓字或作瞽詔來瞽或曰

來勑也勑爾瞽率爾眾工奏爾悲誦肅肅雍雍毋怠毋凶玄謂詔來瞽詔眡瞭扶瞽者來入也臯之言號告國子當舞者舞

【疏】注鄭司農云瞽當爲鼓臯當爲告者阮元云說文本部臯气臯白之進也從本從白禮祝曰臯登歌曰奏故臯奏皆從本周禮曰詔來鼓臯舞臯告之也按先鄭以瞽爲鼓與許同詒讓案瞽從鼓得聲故先鄭以瞽爲鼓許君從之臯告亦聲近惟說文以告訓臯不破字先鄭讀臯爲告則以告破臯與許異云呼擊鼓者又告當舞者持鼓與舞俱來也者鼓以節舞詩大雅賓之初筵云籥舞笙鼓毛傳云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是舞當與鼓相應故詔告樂工持鼓又告舞人使同時俱來云鼓字或作瞽詔來瞽或曰來勑也者此先鄭又從別說不破瞽爲鼓而釋其義

也說文力部云勑勞也爾雅釋詁云勞來強事謂翦蕘勤也彼釋文云來本又作勑是來勑字通故先鄭引或說以勑訓來也俗書敕字或亦作勑與此音義皆別詳大宰疏云勑爾介爾眾工奏爾悲誦肅肅雍雍毋怠毋凶者證勑瞽義亦通也誦頌之借字大戴禮記保傅篇云宴樂雅頌逆樂序亦以誦爲頌是其證悲誦謂歌頌聲辭悲切也賈疏云倒逸詩不知何從而出故後鄭不從之惠士奇云凶者凶聲怠者慢聲大司樂之所禁也肅肅則敬故聲無怠雍雍則和故聲無凶蓋逸詩也云玄謂詔來瞽詔視瞭扶瞽者來入也者段玉裁云司農易瞽爲鼓又從別說來瞽爲勑瞽者鄭君則從書作瞽而詔來訓爲詔視瞭扶瞽者來入與大鄭異賈疏云按大祝云來瞽令皋舞注云來

嘷者皆謂呼之入彼來爲呼之者以彼來上無字故以來爲呼之義與此無異也云皋之言號告國子當舞者舞者後鄭不破皋爲告而謂皋與號字通義亦爲告與先鄭訓同而讀異惠棟云說文周禮曰詔來鼓皋舞皋告之也戰國策曰商君告歸東觀漢記田邑傳云邑年三十歷卿大夫號歸號歸卽告歸也皋讀爲告告讀爲號皋告同音故大祝注云皋讀爲卒嘷呼之嘷漢書紀云高祖嘗告歸之田服虔云告音如嘷呼之嘷是告又讀爲嘷然則皋告嘷三字同物同音故二鄭所讀亦無兩義阮元云後鄭如字讀皋爲呼號卽告義也與許同及徹帥學士而歌徹學士國子也鄭司農云謂將徹之時自有樂故帥學士而歌徹玄謂徹者歌雍雍在周頌臣工之什疏及徹帥學士而歌

徹者賈疏云此亦文承祭祀之下亦謂祭末至徹祭器之時樂師帥學士而歌徹但學士主舞瞽人主歌今云帥學士而歌徹者此絕讀之然後合義歌徹之時歌舞俱有謂帥學士使之舞歌者自是瞽人歌雍詩也徹者主宰君婦耳曾釗云學士非專爲舞而不歌下大胥職云秋頒學合聲即歌也其合之者正預習之以待祭祀耳案曾謂學士不專爲舞是也竊謂歌詩雖是瞽矇專職當徹之時蓋小師帥瞽矇樂師帥學士咸相和而歌二官爲聯事也若如賈說則經歌字與帥學士不相冡於文不順其誤明矣又案儀禮經傳通解引尚書大傳說養老之禮云胥與就膳徹注云胥樂官也就成也胥成膳徹謂以樂食之也是饗食歌徹大小胥亦與其事經唯云帥學士者以胥即樂

師之屬文不具也又案歌雍亦在堂上與升歌同故論語八佾集解引包咸云作之於堂其舞則在堂下與歌不同處也　注云學士國子也者即上文及師氏大師樂之國子也大胥先鄭注云學士謂卿大夫諸子學舞者互詳彼疏鄭司農云謂將徹之時自有樂故帥學士而歌徹者據內宗外宗祭祀時云以樂徹明將徹時自有節徹之樂與祭時樂神侑尸之樂不同故經特云歌徹但先鄭不言雍詩故後鄭補之云玄謂徹者歌雍者論語八佾篇云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集解引馬融云雍周頌臣工篇名也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今三家亦作此樂皇疏云禮天子祭竟欲徹祭饌則使樂人先歌雍詩以樂神後乃徹祭器是也云雍在周頌

臣工之什者毛詩序云雝禘大祖也雍即雝之隸變鄭詩周頌
譜云周頌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則周公制禮時已
有雍詩故得歌之也令相令視瞭扶工鄭司農云告當相瞽師
者言當罷也瞽師盲者皆有相道之者故師冕見及階曰階也
及席曰席也皆坐曰某在斯某在斯曰相師之道與【疏】令相者
此亦冢上詔來瞽爲文謂令相瞽也以下文校之此亦謂祭儀
鄉射禮云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弟子相工如初
入彼樂正當此樂師則射禮亦有令相之事此文不具也　注
云令視瞭扶工者眡瞭云凡樂事相瞽注云相謂扶工故知此
令相即令視瞭也鄭司農云告當相瞽師者言當罷也者瞽師
即瞽矇也先鄭意此文承上既徹則樂當罷故告相瞽者使知

之也今審校文義容祭初工入時亦當令相不徒詔徹後師似亦不從此義故引之在後也云瞽師盲者皆有相道之者者爾雅釋詁云相道也瞽盲無目行慮有失誤蹶跌故使明目者相道之而行云故師冕見及階曰階也及席曰席也皆坐曰某在斯某在斯曰相師之道與者約論語衞靈公篇文證瞽當有相也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鍾鼓令相如祭之儀【疏】饗食諸侯序其樂事者序亦當作敘石經及各本並誤此即掌客云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之等皆用樂也大司樂大饗亦奏九夏又仲尼燕居說大饗樂云入門而縣興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容出以雍徹以振羽注云縣興金作也象舞武舞也夏籥文舞也振羽振鷺及雍此饗樂之序見於經者彼記當從孔廣森

金鐘謂下管象句武夏籥序興句象爲下管樂曲武夏籥謂大
武大夏二舞序興與此序其字事義同鄭讀及彼注義並誤又
郊特牲云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孫希旦云鐘師
凡饗食奏燕樂籥師賓客饗食鼓羽籥之舞是天子食禮有樂
公食大夫禮不用樂食嘗無樂蓋諸侯之禮異於天子者與案
孫說是也郊特牲孔疏引熊安生以食嘗無樂爲殷禮非是又
燕禮樂食皆小樂正治之則樂師當亦兼序燕諸侯之樂事經
唯云饗食者以燕輕於饗食又下文有燕射帥舞之文足以互
明故不具也云如祭之儀者左襄十年傳云晉有禘樂賓祭用
之是大饗食與大祭祀同樂故其序事令奏等並同賈疏云非
直序樂令鍾鼓令相其中詔來瞽歌徹等皆如之但祭祀歌雍

而徹饌食徹器亦歌雍知者下大師與此文皆云大饗亦如祭祀登歌下管故知皆同也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射夫衆耦也故書燕爲舞帥爲率射夫爲射矢鄭司農云舞當爲燕率當爲帥射矢書亦或爲射夫疏燕射者王與諸侯諸臣因燕而射梓人注云燕謂勞使臣若與羣臣飲酒而射是也燕禮記云燕朝服于寢注云燕於路寢則燕射當同故賈鄉射疏亦謂燕射在寢詳梓人疏云帥射夫以弓矢舞者燕禮云若射則如鄉射之禮故此亦與鄉射興舞同詳鄉大夫疏　注云射夫衆耦也者詩小雅賓之初筵云射夫既同箋云射夫衆射者也大戴禮記投壺篇引詩云射夫命射彼命射當爲司射蓋衆耦與司射通得此稱矣賈疏云凡射有三番又天子六耦畿內諸侯四耦畿

外諸侯三耦前番直六耦三耦等射所以誘射故也第二番六耦與衆耦俱射第三番又兼作樂經直云射夫衆耦者以其三番射皆弓矢舞若言六耦等不兼衆耦若言衆耦則兼三耦故鄭據衆耦而言也案鄭大司樂注釋弓矢舞爲執弓挾矢揖讓進退之儀故賈謂三番射皆有舞王引之謂舞當爲樂舞在歌樂之時則唯第三番以樂射乃有舞二說不同王說爲長詳大司樂疏云故書燕爲舞帥爲率射夫爲射矢鄭司農云舞當爲燕率當爲帥射矢書亦或爲射夫者段玉裁云燕誤舞夫誤矢皆字之誤也率與帥則今人混用而漢人分別帥領之義必用從巾㠯聲字也是以司農以漢時字例正之二字古音本同毛詩率時農夫韓詩作帥時農夫周禮帥都建旗說文㧗部

引作率都建旗聘禮注曰古文帥皆作率徐養原云說文率部率捕鳥畢也又巾部帥佩巾也或从兌作帨此二字各有本義又辵部達先道也此達循正字行部衛將衛也此將衛正字借率爲達爲衛從省也又因率而借帥取音同也詒讓案故書燕射作舞射射夫作射矢則文義不明帥領字本職前後數見此故書衛作率於字例亦岐互故二鄭並不從

樂出入令奏鐘鼓

樂出入謂笙歌舞者及其器

疏注云樂出入謂笙歌舞者及其器者謂若笙入篩入之等笙歌舞謂樂人也凡樂自金石諸縣外人與器皆隨作時始入樂成則出亦奏鐘鼓以爲之節也

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

故書倡爲昌鄭司農云樂師主倡也昌當爲倡書亦或爲倡

疏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者大司樂云

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大司馬注引司馬法曰得意則愷樂愷
歌示喜也是愷歌卽作愷樂時所歌賈疏云軍事言凡者有大
軍旅王自行小軍旅遣臣去故言凡以該之大獻者謂師克勝
獻捷於祖廟也教愷歌者愷謂愷詩師還未至之時預教瞽矇
入祖廟遂使樂師倡道爲之　注云故書倡爲昌者徐養原云
說文人部倡樂也从人昌聲古蓋借用昌字今文加人段玉裁
云倡唱古今字鄭司農云樂師主倡也者樂記一倡而三嘆注
云倡發歌句也說文口部云唱導也此愷歌蓋亦以琴瑟歌詩
若升歌閒歌諸節皆樂師先發以爲導而後衆工和之云昌當
爲倡書亦或爲倡者先鄭以作昌無義故從或本作倡也凡喪
陳樂器則帥樂官帥樂官往陳之疏凡喪陳樂器者賈疏云王

家有大喪小喪皆有明器之樂器故亦言凡以該之詔讓案陳樂器即大司樂所云廞樂器也廞陳義同　注云師樂官往陳之者猶大師云帥瞽而廞也彼大師止帥瞽矇以下此樂師為眾樂官之長所帥者多故云帥樂官也賈疏云樂官亦謂笙師鎛師之屬廞樂器之者也往陳之者謂如既夕禮陳器於祖廟之前庭及壙道東西者也及序哭亦如之哭此樂器亦帥之疏及序哭亦如之者序亦當為敘九嬪外宗經可證石經及各本並誤　注云哭此樂器亦帥之者賈疏云按小宗伯云及執事眡葬獻器注云至將葬獻明器之材又獻素獻成皆於殯門外王不親哭有官代之彼據未葬獻材時小宗伯哭之此序哭明器之樂器文承陳樂器之下而云序哭謂使人持此樂器向壙

及入舞之時序出之也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疏凡樂官
掌其政令者政即上文樂政令謂戒令也云聽其治訟者治謂
陳請訟謂爭訟詳小宰疏賈疏云此以下大胥至司干皆無聽
訟之事則皆樂師聽之耳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鄭司
農云學士謂卿大夫諸子學舞者版籍也今時鄉戶籍世謂之
戶版大胥主此籍以待當召聚學舞者卿大夫之諸子則案此
籍以召之漢大樂律曰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除吏二千
石到六百石及關內侯到五大夫子先取適子高七尺已上年
十二到年三十顏色和順身體脩治者以爲舞人與古用卿大
夫子同義疏注鄭司農云學士謂卿大夫諸子學舞者者賈疏
云按夏官諸子職云掌國子之倅則國中兼有元士之適子不

言者以其漢法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則元士之子不入故知卿大夫之諸子也知學舞者下云入學合舞故知也詒讓案經云學士即諸子之在學者亦即師氏大司樂諸子之國子皆通卿大夫士之適庶子言之先鄭此注不云士者文偶不具耳賈謂元士之子不入又謂此諸子皆適子並非也周天子之元士三命與漢除吏六百石五大夫尊卑亦約略相近未可以卑者概之矣又文王世子云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注云學士謂司徒論俊選所升於學者則俊選亦爲學士不徒國子也云版籍也今時鄉戶籍世謂之戶版者宮伯注義同云大胥主此籍以待當召聚學舞者卿大夫之諸子則案此籍以召之者大司馬先鄭注云致謂聚衆也謂卿大夫之子凡學舞者其名籍

皆書於大胥之版籍及當學舞時則大胥案此名籍召而聚之
學也引漢大樂律曰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者大樂律漢
律篇名續漢書百官志劉注載盧植禮記注引大樂律與此文
並同又續漢禮儀志注云酎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旦作酒八
月成名酎酒因合諸侯助祭貢金二云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
關內侯到五大夫子先取適子高七尺已上年十二到年三十
顏色和順身體脩治以爲舞人與古用卿大夫子同義者已上
釋文作以上是也今本並譌十二舊本依疏改二十今從宋婺
州本舊注疏本賈疏云前漢紀注云漢承秦爵二十等五大夫
九等關內侯十九爵列侯二十爵宗廟舞人用貴人子弟與
周同故先鄭引以爲證也既云取七尺以上而云十二到三十

則十二者誤當云二十至三十何者按鄉大夫職云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按韓詩二十從役與國中七尺同是七尺爲二十矣明不得爲十二也惠棟云續漢志補注引盧植禮注所載大樂律七尺作五尺鄭注論語云六尺謂年十五以上則五尺爲十二審矣賈疏失之案惠說亦通但漢制似依放周國子二十學大舞之法則究當如賈疏十二作二十爲是續漢志注引漢律七尺作五尺或亦傳寫之誤恐未足據以糾賈也春入學舍采合舞春始以學士入學宮而學之合舞等其進退使應節奏鄭司農云舍采謂舞者皆持芬香之采或曰古者士見於君以雉爲摯見於師以菜爲摯菜直謂疏食菜羹之菜或曰學者皆人君卿大夫之子衣服采飾

舍采者滅損解釋盛服以下其師也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
正習舞釋采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玄謂舍읍即釋也采讀爲
菜始入學必釋菜禮先師也菜蘋蘩之屬【疏】注云春始以學士
入學宮而學之者諸子注云學大學也大戴禮記夏小正傳義
同案經凡單言學者並指大學而言天子大學五其成均上庠
東序瞽宗並爲教國子之學惟中學辟雍爲王饗射之學非學
士所居詳大司樂諸子疏賈疏云歲初貴始云學宮者則文王
世子云春誦夏弦皆於東序是也云合舞等其進退使應節奏
者賈疏云謂等其舞者或進或退周旋使應八音合樂之節奏
也鄭司農云舍采謂舞者皆持芬香之采者段玉裁云皆持芬
香之采采當作菜采菜古通用案段校是也楚辭九章禮魂云

周禮正義八禮四十四

傳芭兮代舞王注云芭巫所持之香草名也言祠祀作樂而歌巫持芭而舞是古時舞有持香草者然文王世子立學釋菜不舞則舍采非卽舞可知故後鄭不從云或曰古者士見於君以雉爲摯見於師以菜爲摯者此別說亦與學記祭菜之文不合左莊二十四年傳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則男贄無用菜之文故後鄭亦不從云菜直謂疏食菜羹之菜者此釋上二說並謂采爲菜菜也疏食菜羹論語鄉黨篇文云或曰學者皆人君卿大夫之子衣服采飾舍采者減損解釋盛服以下其師也者此又一說讀采如字士冠禮云將冠者采衣紒注云采衣未冠者所服引玉藻曰童子之飾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錦也又襍記云麻不加於采注云采玄纁

之衣裳大記云不列采不入注云列采正服之色是采有兩義一爲童子采飾之服一爲玄纁正色之服此注云下其師則所舍者當爲玄纁正色之服也此說與學記祭菜之文亦不合又夏小正傳有大舍采若爲釋采服則不當云大於義不通故後鄭亦不從其釋菜之義先鄭二說並不及後鄭之善此外異說復有二家玉燭寶典引蔡氏月令章句云釋者置也菜者鬯也鬱金香草釀以秬黍是謂秬鬯所以禮先聖師也又呂氏春秋仲春紀云上丁命樂正入舞舍采高注云舍猶置也初入學宮必禮先師置采帛於前以贄神也此二說與先後鄭諸說又異依蔡說則釋菜卽祼鬯夏小正云正月初歲祭采始用暢也暢卽鬯之借字蔡蓋隱據彼文然祭先聖先師用祼於古籍無徵

依高說則釋菜即釋幣黃以周云文王世子既釁器用幣然後釋菜釋幣釋菜明爲二禮案黃說是也引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者證入學合舞之事也案月令作菜鄭彼注云樂正樂官之長也命習舞者順萬物始出地故舞也將舞必釋菜於先師以禮之又注仲丁習樂云爲季春將合樂也習樂者習歌與八音此引以證舍采合舞即彼上丁釋菜習舞之事也案月令春習舞有二孟春云命樂正入學習舞注云爲仲春將釋菜是仲春釋菜之先已有習舞先鄭不引之者以孟春無釋菜仲春習舞禮尤盛故有釋菜明此經春入學舍采合舞即指仲春大習言之孟春初習禮略故經不具大戴禮記保傅盧注云仲春舍菜合舞即本先鄭義也

至仲春仲丁習樂自爲習歌與八音後季春又云是月擇吉日
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彼大合樂之
中雖兼有合舞然仲春習樂自與習舞爲二事後鄭月令注所
說甚明於此經義未照當先鄭并連引之耳孔疏亦云此仲春
又云習舞釋菜皆以陽氣動故此仲春習舞則大胥春人學舍
采合舞一也據人所學謂之習舞節奏齊同謂之合舞此亦謂
之大合樂故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注春舍菜合舞秋頒學合
聲孟春習之至仲春習而合之自是春秋常所合樂也非爲季
春而習舞也故大胥春合舞秋合聲自是春秋之常事也案孔
說甚析月令習舞云樂正鄭大司樂此經大胥掌合舞者以大
司樂爲樂官之長自當涖其事實則大胥所專掌也云立謂舍

卽釋也者據月令文王世子爲說也占夢注云舍讀爲釋古書釋采釋奠多作舍字又甸祝舍奠大史舍筭注義並同說文手部云舍釋也古書捨字亦多作舍舍捨釋聲義並通云采讀爲菜者亦據月令文王世子以采爲菜之借字與先鄭前一說義異而讀同云始入學必釋菜禮先師也者賈疏云按文王世子云始立學釋菜不舞不授器舍卽釋也采卽菜也故以爲學子始入學釋菜禮先師也但學子始入學釋菜禮輕故不及先聖也其先師者鄭注文王世子云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詒讓案夏小正云二月丁亥萬用入學傳云萬也者干戚舞也入學也者大學也謂今時大舍采也學記云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注云祭菜禮先聖先師孔疏引

皇侃云始教謂春時學士始入學也是並春時始入學禮先師
之事與此經同又文王世子云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
菜不舞不授器鄭注云釋菜告先聖先師以器成有時將用也
不舞不授器釋菜禮輕也釋奠則舞舞則授器此別爲始立學
時之釋菜行於釋奠釋幣之後與此春入學釋菜異依鄭彼注
彼釋菜禮輕不舞不授器此釋菜合舞者月令孔疏謂將欲習
舞必先釋菜釋菜之時不爲舞大胥舍菜合舞知釋菜在合舞
之前文王世子疏說同黃以周云月令孟春入學習舞爲仲春
釋菜有舞故先習之也鄭注云爲仲春將釋菜明釋菜本有舞
也月令習舞釋菜大胥舍菜合舞皆屬並舉之辭無分先後文
王世子釁器釋菜不舞明釁禮較殺也釋菜本有舞故別言之

如無舞亦不煩更言矣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卽仲春之習舞
釋菜鄭文王世子注釋菜禮輕釋奠則舞舞明釋菜之禮較輕於
釋奠釋菜有舞有不舞不舞之釋菜較釋奠更輕故於此明其
例孔疏誤會鄭意遂謂釋菜本無舞失之矣案黃說是也夏小
正傳說大舍采亦有干戚舞蓋釋菜禮自有大小小者不舞不
授器大者有舞則授器故夏正特著大以示別異凡禮經有釋
菜又有釋幣釋奠三者不同王制孔疏謂釋菜惟釋蘋藻而已
無牲牢無幣帛是也凡釋菜唯用菜而無牲幣蓋與士昏禮婦
奠笲菜於舅姑之禮略同學記云祭菜則不設薦饌是與釋奠
之禮異文王世子說始立學旣用幣然後釋菜孔疏引熊安生
云用幣則無菜用菜則無幣是與釋幣之禮亦異而無迎尸以

下之事則又與釋奠釋幣同也禮先師者鄭文王世子注以爲即大司樂祭於瞽宗之樂祖是也文王世子云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又云天子視學祭先師先聖彼經皆以先師與先聖並舉又始立學釋菜注亦皆云告先聖先師世子又云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則唯舉先師不及先聖故孔疏及熊安生說綜合釋之文多殽舛大意謂始立學及器新成並重於四時釋奠天子視學亦重於學士春入學故皆兼及先聖先師其四時官釋奠及學士春入學則唯及先師不及先聖又謂學記皮弁祭菜即天子視學故注兼及先聖月令釋菜爲學士入學故注不及先聖學記疏又引此注云釋菜禮先師證春始入學不祭先聖賈疏說蓋同熊孔義今攷此經舍采

合舞卽大合樂雖爲學士入學而天子亦親視學故鄭文王世子注及保傅盧注並謂此春合舞秋合聲時皆天子視學而養老而文王世子天子視學祭先師先聖下又云登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注云衆謂所合學士也是卽大合樂之事也月令仲春習舞釋菜之下亦云天子親往視之是文王世子月令學記之視學與此經舍采合舞皆一時事文王世子天子視學亦兼及先聖先師則此注及月令注不云先聖者自是文偶不備而熊賈孔並謂學子始入學釋菜禮輕故不及先聖則與文王世子經注並不合要之此經釋菜合舞卽夏小正之入學亦卽文王世子之天子視學旣同在一時卽不分二禮熊賈孔諸家並因注文不備强生分別非鄭義也云菜蘋蘩之屬

者說文艸部云菜艸之可食者小爾雅廣物云菜謂之蔬左桓三年傳云蘋蘩薀藻之菜又鄭學記注云菜謂芹藻之屬蓋菜類甚多隨所有而祭之故云蘋蘩之屬秋頒學合聲春使之學秋頒其才藝所爲合聲亦等其曲折使應節奏疏秋頒學合聲者合聲卽合樂之聲音也月令大合樂在季春而秋無其事惟季秋上命樂正入學習吹注云爲將饗帝也春夏重舞秋冬重吹也孔疏疑卽此合聲之事大戴禮記保傅盧注則云仲秋班學合聲蓋以對仲春合舞推之其說較孔爲長又文王世子孔疏引熊氏云秋頒學合聲無釋菜之文則不釋菜也　注云春使之學秋頒其才藝所爲者賈疏云春物生之時學子入學秋物成之時頒分也分其才藝高下云合聲亦等其曲折使應節

奏者賈疏云但舞與聲遞相合故鄭云合聲亦等其曲折使應節奏也以六樂之會正舞位大同六樂之節奏正其位使相應也言爲大合樂習之疏以六樂之會正舞位者與諸子爲官聯也彼注云位佾處也凡舞天子八佾詳諸子疏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主天法商而王舞溢員主地法夏而王舞溢方主天法質而王舞溢隋主地法文而王舞溢衡以董子說推之則周舞佾其當衡與賈疏云六樂者卽六代之樂六舞雲門之等是也　注云大同六樂之節奏正其位使相應也者莊子養生主篇庖丁爲文惠君解牛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陸氏釋文引向秀司馬彪云經首咸池樂章也是舞與樂章相應謂之會也賈疏云大同者解經中會會合

節大同也謂六代之舞一一作之使節奏大同而無錯謬詒讓案文王世子云胥鼓南注引此經釋之云南南夷之樂也旄人鼓夷樂則以鼓節之依彼注義則此官兼掌正夷樂不徒六樂矣云言爲大合樂習之者賈疏云按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季春云大合樂則此云六樂之會爲季春大合樂習之也若然此六樂之會與上春入學舍采合舞者別矣按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大合樂謂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則是合舞合聲與大合樂又爲一者季春大合樂與合舞合聲實別但春合舞秋合聲對春大合樂不爲大然於四時而言亦爲大合樂何者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其中含有合舞合聲必知含此二者以其言凡非一按月令仲春習

舞釋菜天子親往視之季春云大合樂天子親往視之至仲春合聲雖不云天子親往視之視之可知若然二者天子親往視之同則皆有養老之事則春合舞秋合聲皆得爲大合樂文王世子以大合樂爲合舞合聲解之也案以鄭文王世子注義推之上文春合舞秋合聲通爲大合樂此正舞位謂凡有大合樂之時則大胥與學士豫習之非專指月令季春之大合樂也月令仲春習舞不云合聲雖有天子親往之事賈說亦近拘以序出入舞者以長幼次之使出入不紕錯〔疏〕以序出入舞者者序經例當作敘石經及各本並誤　注云以長幼次之使出入不紕錯者大傳注云紕繆錯也賈疏云凡在學皆以長幼爲齒令爲舞者入八六十四人所須爲舞之處皆當以長幼出入若使

幼者在前則爲紕錯故云使出入不紕錯也比比樂官比猶校也杜子春云次比比樂官也鄭大夫讀比爲庀庀具也錄具樂官【疏】注云比猶校也者國語齊語云比校民之有道者韋注云比謂比方也校考合也案凡考校必比方之而後差等見故引申之考校亦得爲比此比樂官即謂考校樂官之優劣也小胥野廬氏注並同杜子春云次比樂官也者世婦注云比次也謂次比樂官之職序與後鄭義小異云鄭大夫讀比爲庀庀具也者遂師先鄭注義同釋文出爲庀二字疑傳寫之譌云錄具樂官者樂官員數眾多恐有闕攝及不在故錄具之使之齊備然作比字於義得通不煩改讀故後鄭不從展樂器展謂陳數之【疏】展樂器者月令仲夏云命樂師脩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

羽謂竽笙箛選貫飭鑄蓍祝敔彼樂師爲大胥之長歲一脩樂器此官則隨時展校之使無窳闕也　注云展謂陳數之者左成十年傳展車馬杜注云展陳也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擊鼓以召之文王世子曰大昕鼓徵所以警眾 疏 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者賈疏云凡天地宗廟之祀用樂舞之處以鼓召學士選之當舞者往舞焉舞師云小祭祀不興舞注云小祭祀王玄冕所祭則亦不徵學士也　注云擊鼓以召之者爾雅釋言云徵召也必擊鼓者欲其皆聞之引文王世子者證以鼓徵學士之事鄭彼注云早昧爽擊鼓以召眾也警猶起也案彼爲天子視學警眾之事學記云入學鼓篋孔疏謂亦大胥擊鼓召之是也與此祭祀用樂徵召事異而以鼓警眾則同序宮

中之事疏序宮中之事者序亦當作敘宮中謂學宮中也凡學宮中教樂之事大胥董序次而正治之即樂師注云次序用樂之事是也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觵其不敬者比猶校也不敬謂慢期不時至也觵罰爵也詩云兕觵其觩疏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者賈疏云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召聚舞者小胥贊大胥爲徵令校比之知其在不云觵其不敬者者釋文云觵本或作觥案觥即觵之俗詳閭胥疏　注云比猶校也者大胥注同云不敬謂慢期不時至也者學樂作樂皆有定期若文王世子春學士以大昕詩邶風簡兮毛傳云教國子弟以日中爲期是也凡期而怠慢不至是爲不敬云觵罰爵也者飲失禮者之罰爵也

本許閣看攷引詩云兕觵其觩者小雅桑扈周頌絲衣兩篇文
今詩觵並作觥觵彼箋二云兕觥罰爵也古之王者與羣臣燕飲
上下無失禮者其罰爵徒觩然陳設而已引之者證此觵亦以
兕角爲之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撻猶抶也抶以荊扑[illegible]巡舞
列而扑其怠慢者者此樂官之官刑也書舜典二云扑作教刑又
皋陶謨二云撻以記之是也舞列舞者陳列爲行綴者白虎通義
禮樂篇二云天子八佾佾者列也樂記二云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
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既陳舞列小胥則行觀糾督之
注二云撻猶抶也者閭胥注二云撻扑也廣雅釋詁二云抶撻擊也說
文手部二云抶笞擊也二云撻以荊扑者左文十八年傳邴歜以扑
抶職杜注二云扑箠也鄉射記二云楚扑長如笴刊本尺學記二云

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注云夏楷也楚荆也二者所以扑撻犯禮者案以荊長三尺爲箠以扑人因謂荊箠爲荊扑呂氏春秋直諫篇說保申束細荊五十以笞荊文王是也互詳司市疏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樂縣謂鐘磬之屬縣於筍虡者鄭司農云宮縣四面縣軒縣去其一面判縣又去其一面特縣又去其一面四面象宮室四面有牆故謂之宮縣軒縣三面其形曲故春秋傳曰請曲縣繁纓以朝諸侯之禮也故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玄謂軒縣去南面辟王也判縣左右之合又空北面特縣縣於東方或於階間而已疏正樂縣之位者此辨天子諸侯卿大夫士樂縣差次之異亦樂官之官法也凡鐘磬鼓鼗等無論特縣編縣皆在堂下堂上不

得有縣大司樂疏引鄭書注釋鳴球云磬縣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是鄭謂凡縣皆在堂下玉磬雖尊亦然臯陶謨僞孔傳謂玉磬在廟堂孔疏又謂堂上有歌鍾歌磬並誤云則大夫判縣士特縣者釋文特作犆云本亦作特案玉篇牛部云特犆同曲禮孔疏引熊氏云案春秋說題辭樂無大夫士制鄭玄箴膏肓從題辭之義大夫士無樂小胥大夫判縣士特縣者小胥所云娛身之樂及治人之樂則有之也故鄉飲酒有工歌之樂是也說題辭云無樂者謂無祭祀之樂故特牲少牢無樂案此經大夫士有樂縣左隱五年傳說舞佾大夫四士二是又有樂舞春秋緯義與此及左傳義違鄭箴膏肓從之未詳其說熊孔以爲大夫士有娛身治民之樂無祭祀之樂以調停其

說祭祀重於娛身治民乃反無樂於義未安少牢特牲無樂者
經文自不具亦非大夫士祭祀無樂也曲禮云大夫無故不徹
縣士無故不徹琴瑟孔疏以爲是不命之士若命士則特縣則
此經士特縣謂命士也賈子新書審微篇云禮天子之樂宮縣
諸侯之樂軒縣大夫直縣士有琴瑟彼直縣疑對曲縣言之卽
此經之判縣然謂士止有琴瑟則是無縣公羊隱五年何注又
引魯詩傳云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縣大夫士食日琴瑟白虎
通義禮樂篇亦云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大夫士北面之臣非
專事子民故但琴瑟而已是又謂縣止於諸侯自大夫以下並
無縣二說不同而皆與此經不合蓋所聞之異也云辨其聲者
旣縣又察其聲協律與不也　注云樂縣謂鐘磬之屬縣於筍

虡者者筍賈疏述注作簨筍簨字同虡釋文作簴葉鈔本釋文又作簴並虡之俗典庸器梓人經注並作筍虡陸賈本非賈疏云凡縣者通有鼓鎛亦縣之鄭直云鍾磬者據下成文而言鄭司農云宮縣四面縣者謂兩階間北方南面一縣阼階東西面一縣西階西東面一縣庭中南方北面一縣凡四縣也又尚書大傳說天子有十二緐鍾亦四面縣然與宮縣不同詳樂師疏云軒縣去其一面者以宮縣四面去南方一面存東西北三面也云判縣又去其一面者以軒縣又去北方一面唯存東西二面也云特縣又去其一面者以判縣又去其西方一面唯存東方一面也方言云物無耦曰特爾雅釋水云士特舟公羊宣十二年徐疏引李巡云一舟曰特舟故一縣亦謂之特縣也云四

面象宮室四面有牆故謂之宮縣者喪大記云君為廬宮之注云宮謂圍障之也爾雅釋山云大山宮小山霍郭注云宮謂圍繞之此宮縣四面縣之亦取宮牆圍繞為名周書大匡篇云樂不牆合孔注云牆合即所謂宮縣是也云軒縣三面其形曲者家語正論篇王注云軒縣闕一面也故謂曲縣之樂江藩云軒說文曲轓車軒有曲義曲字篆文凹如軒縣之形云故春秋傳曰請曲縣繁纓以朝諸侯之禮也故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者賈疏云按成二年左氏傳云衛孫良夫將侵齊與齊師遇敗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注云諸侯軒縣闕南方形如車輿是曲也引之者

證軒爲曲義也案賈引左傳注蓋賈服義云玄謂軒縣去南面辟王也者惠士奇云何休曰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古者城闕其南方謂之缺其形曲軒縣曲一面蓋所以示謙歟江永云軒縣之制見於儀禮以諸侯之制上推天子之制可以略言其槩大射儀云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鑮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鼓此阼階之一肆也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鑮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此西階之一肆也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此一縣僅鼓建鼓乃北面之一肆也簜在建鼓之間鼗倚於頌磬西紘此二器倚而不縣者也雖東縣之建鼓應鼙移於阼階西又北面僅一建鼓與軒縣之制小異然

宮縣之制可以由此推之矣宮縣四面皆縣一肆鍾一堵磬一堵有鎛有建鼓有應鼙西縣之制同於東縣惟笙磬笙鍾頌磬頌鍾應鼙朔鼙異其名耳據此則南面一肆北面一肆亦必有鍾磬鎛有鼓有鼙而鍾磬之名不可考鄭君云先擊朔鼙應鼙應之則南面北面之鼙亦可以名應鼙矣笙倚於堂簜倚於紘與軒縣同此宮縣之大略也軒縣三面縣去南面一肆蓋諸侯之制降天子一等故云其一面焉其本制則三面皆縣大射儀北面一縣惟設一建鼓無鍾磬鎛者辟射位也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注言面者國君於其羣臣備三面爾無鍾磬有鼓而已其為諸侯則軒縣賈釋曰言國君合有三面爲辟射位又與羣臣射闕北面無鍾磬鎛直有一建鼓而已若與諸侯饗燕之

類則依諸侯軒縣三面皆有鼓與鍾磬鎛賈釋注意明析之至蓋射在堂上縣在堂下物畫在兩楹之間鵠設於侯道之南苟不去北面一肆則矢及鍾磬矣然則天子射儀亦去北面一肆並去南面一肆若不去南面一肆則矢亦必及於南面一肆之鍾磬矣是天子射儀之樂縣與諸侯大射同也至東縣之建鼓應鼙移於阼階西者鄭注云鼓不在東縣南爲君也蓋此鼓與應鼙本屬東縣當如西縣以次而南今移在阼階西故云不在東縣南也爲君者蓋大射君以臣爲賓君雖以宰夫爲主人然公席於阼階上西鄉則仍就主人之位是東縣一肆爲君設也西縣一肆爲賓設也鄭注奏樂先擊西鼙樂爲賓所由來也先擊西鼙君以賓禮臣而爲臣者不敢當此盛禮乃移東縣之鼓

鼙於阼階之西所以尊君也鼓鼙之位當設於阼階西南面橫列之故經文云南鼓又云應鼙在其東也若東面則經當云東鼓不得云南鼓而應鼙亦在建鼓之北不得云在其東矣此大射樂縣異於軒縣之說也案江據大射儀推宮縣之制其說甚覈惟大射儀鼓皆用建鼓依明堂位說周制則當用縣鼓又禮器說祭樂云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此與大射禮所縣不同孔疏引熊安生謂此謂祭禮與大射射禮有異孫希旦云大射東方西方之縣皆鼓南鼙北不可以言東西此云縣鼓在西應鼓在東據階閒之縣言之也東方以應鼓與笙磬笙鐘相配階閒之鼙爲應鼙則磬亦笙磬鐘亦笙鐘也若天子宮縣則於南方亦備縣鐘磬鼙鼓而與階閒相對東方西方之縣同北

上則階閒南方之縣同東上階閒爲應鼙則南方爲朔鼙階閒爲笙磬笙鍾則南方爲頌磬頌鍾也案孔熊江孫諸說異義並得通經注並無文未知孰是也云判縣左右之合又空北面者朝士注云判半分而合者判縣左右分列相對正合較軒縣又空北面也云特縣縣於東方或於階閒而已者賈疏云案鄉飲酒記云磬階閒縮霤注云縮從也霤以東西爲從是其階閒也案鄉射云縣於洗東北西面注云此縣謂磬也縣於東方辟射位也是其東方也詒讓案鄉射鄉飲酒皆大夫士之而不用判縣者鄭鄉飲酒記注云大夫而特縣方賓鄉人之賢者從士禮也江藩云鄉射禮鄭目錄云鄉大夫或在焉是鄉射以士爲主鄉大夫往亦可不往亦可所以用士之犆縣也蓋犆縣本在階

間辟射位乃移於東方也鄉射洗當東榮縣在洗東北西面則近於坫矣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鍾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謂之堵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也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鍾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鄭司農云以春秋傳曰歌鍾二肆

疏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者著縣鍾磬之通法也　注云鍾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謂之堵者明單縣鍾或磬一虡十六枚者並是半爲堵也初學記樂部引三禮圖藝文類聚樂部引五經要義說並同賈疏云經直言鍾磬不言鼓鎛者周人縣鼓與鎛之大鍾惟縣一而已不編縣故不言之其十二辰頭之零鍾亦縣一而已今所言縣鍾磬者謂編縣之二八十

六枚其在一虡者也鄭必知有十六枚在一虡者案左氏隱五年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眾仲云夫羽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以八爲數樂縣之法取數於此又倍之爲十六若漏刻四十八箭亦倍十二月二十四氣故以十六爲數也是以淮南子云樂生於風亦是取數於八風之義也按昭二十年晏子云六律七音服注云七律爲七器音黃鍾爲宮林鍾爲徵大蔟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外傳曰武王克商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鶉火及天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凫氏爲鍾以律計自倍半一縣十九鍾鍾七律十二縣二百二十八鍾爲八十四律此一歲之閏數此服以音定之以一縣十九鍾十二鍾當一月十二月

十二辰辰加七律之鍾則十九鍾一月有七律當一月之小餘十二月八十四小餘故云一歲之閏數案大射笙磬西面頌磬東面皆云其南鍾其南鎛北方直有鼓無鍾磬辟射位則三面鍾磬鎛天子宮縣四面鍾磬鎛而已不見有十二縣服氏云十二縣非鄭義也隋書音樂志云初後周故事縣鍾磬法七正七倍合爲十四長孫紹遠引國語有七律尙書大傳謂之七始宮商角徵羽爲正變宮變徵爲和加倍而有十四焉又梁武帝加以濁倍三七二十一而同爲架雖取繁會聲不合古又後魏時公孫崇設鍾磬正倍參縣之牛弘等並以爲非而據周官小胥職懸鍾磬半之爲堵全之爲肆鄭玄曰鍾磬編懸之二八十六而在一虡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又引樂緯宮爲君商爲臣皆

尊爲置一副故加十四而縣十六又據漢成帝時犍爲水濱得古磬十六枚此皆懸八之義也懸鍾磬法每虡準之懸八用七不取近周之法懸七也案據隋志梁魏周三朝樂懸之制並與此注不合隋人欲依附周縣十六之文而不通其義遂取七音於宮商各增一副苟欲允十六之數而虛縣其二一不用所用實止七音仍與後周之制不異蓋牛弘等之謬也江藩云欲明宮縣之制必先求鍾磬之數賈不明康成之旨漫引服說而亦不辨其是非服氏所謂七律者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也十二均分七律得八十四律即後世之七均八十四調也服以爲天子盛樂必備此八十四調之樂器殊不知古人旋相爲宮之法即用此十六枚之鍾磬耳如服說一虡十九鍾則一虡之內既有

十二月鍾矣何必又加五音二變之聲服說非古制此鄭君所以不從也自有服說而編磬編鍾之制紊亂不倫有設十二鍾於辰位四面設編鍾編磬者北齊也以鍾磬七正七倍而縣十四者後周也以濁倍三七而縣二十一者梁武也以鍾磬參縣之正聲十二倍聲十二而縣二十四者魏公孫崇之說也十十六枚之說又加以宮商各一枚者隋牛弘之說也言人人殊惟無定說者皆不知鄭十六枚之義耳十六者十二辰之外加四清聲爲十六也惟北宋用古制以十二枚爲正鍾四枚爲清鍾何謂四清聲黃鍾大呂太簇夾鍾之清聲清聲有六用之者四以姑仲之半律太高不能歌是以不用也論樂者但知半律倍律而不知用四清聲之故明朱載堉樂律全書云中聲之上有

半律是爲清聲中聲之下有倍律律是爲濁聲以人聲驗之十二律由濁而清黃大太夾姑仲蕤林夷南無應皆自然也繼以半黃大太夾雖清可歌至於姑仲則聲益高而揭不起或强揭起非自然矣十二律由清而濁應無南夷林蕤仲姑夾太大黃皆自然也繼以倍律應無南夷雖濁可歌至於林蕤則聲益低而咽不出或强欲出亦非自然矣鄭世子之論可謂發千古之未發十二均之中必用四清聲者八律還宮用清聲以變濁用濁聲以變清若無此四聲豈能移宮換羽乎案江說是也孔廣森金鶚亦並以編縣鍾磬十六爲十二律加四清聲蓋十二律皆可倍可半而清聲止用四者自當以朱氏太高揭不起之論爲是至賈引服虔說鍾十二縣備八十四律與此經注並不合依

其說則每縣七律也但大師止有五音無七音則不以二變爲調是每縣各當減二律十二縣爲六十律乃協古制耳服氏十二縣之說江賀並廢其非徐養原云十二不必備陳樂與禮相表裏行此禮則奏此樂祀天神則陳黃鍾大呂二縣而已矣祭地祇則陳太蔟應鍾二縣而已矣冬至奏於圜丘則陳圜鍾黃鍾太蔟姑洗四縣而已矣夏至奏於方丘則陳函鍾太蔟姑洗南呂四縣而已矣從無一禮而徧奏十二均之樂亦無一樂而徧陳十二縣之鍾天子宮縣面皆一堵然則宜奏二均者每均二堵宜奏四均者每均一堵禮之大者樂不過四均四縣之外何所用之又云鍾特縣之法每均五鍾每鍾一虡五虡而成一堵有事陳於庭則左右各一堵儀禮笙鍾頌鍾之南皆有鑮說

文鎛字注云堵以二與禮經合特縣者五虡爲一均十二均凡六十虡編縣者每虡爲一均十二均凡十二虡案依徐說則鍾雖備十二縣而陳於庭者仍止所用律均之縣不必備陳十二於義得通服虔或當如是也六十調八十四調之異詳大師疏云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者藝文類聚引五經要義說同此明備鍾磬二堵而後成肆故大射儀注云有鍾有磬爲全國語晉語韋注左襄十一年杜注並云肆列也唐郊祀錄引三禮義宗云肆者陳也一縣鍾一縣磬合而成之一肆之中鍾十六磬十六合爲三十二案晏子春秋諫下篇云鍾鼓成肆則鼓亦有肆但不編縣耳賈疏云堵者若牆之一堵肆者行肆之名二物乃可爲半者一堵半其一肆故云半爲堵全爲肆也云半之者謂

諸侯之卿大夫士也者天子宮縣則四面縣四肆諸侯軒縣則三面縣三肆天子卿大夫判縣則左右二肆士特縣則一肆皆不得有半故知半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也云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鍾東縣磬者賈疏云天子諸侯縣皆有鎛今以諸侯之卿大夫士半天子之卿大夫士言之則卿大夫士直有鍾磬無鎛也若有鎛不得半之耳必知諸侯卿大夫分鍾磬爲東西者以其諸侯卿大夫亦稱判縣故知諸侯卿大夫以天子卿大夫判縣之一肆分爲東西也夏炘云左傳鄭賂晉侯歌鍾二肆爲判縣之制以半賜魏絳絳分之爲左右故曰始有金石之樂此諸侯之卿大夫判縣西鍾東磬之證也云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者賈疏云天子之士直有東方一肆二

堵諸侯之士半之謂取一堵或於階間或於東方也賈疏云鄉飲禮磬階間縮霤鄭云大夫而特縣賓鄉人之賢者從士禮也此亦諸侯之士特縣無鍾磬半爲堵之證也鄭司農云以春秋傳曰歌鍾二肆者證縣鍾磬全爲肆之義段玉裁云當作鄭司農說孔繼汾說不刪校同江藩云案十一年左傳鄭人賂晉侯歌鍾二肆及其鎛磬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杜注肆列也縣鍾十六爲一肆二肆三十二枚賈妄以一堵爲一肆孔穎達强爲之說經明云半爲堵全爲肆賈以半爲全與經文異且傳文歌鍾二肆者歌鍾別歌詩之鍾不言磬者省文耳孔疏所謂兼有磬矣下文云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夫石磬也上文不言磬此言石者以足成上文之不

言磬耳及其鎛磬者若鎛即大射南陳之鑄也磬若非編磬之磬乃特磬耳孔云及其鎛磬者鎛是大鍾磬是大磬皆特縣之非編縣也據此則編縣之南亦當有特縣之磬如編鍾之南有特縣之鎛矣此磬非編縣故傳言及也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若從杜說樂之半則僅有縣鍾十六一堵矣安得云始有金石之樂乎案江說近是鄭賂晉鍾磬各有特縣編縣晉侯唯以編鍾編磬賜魏絳其特鍾特磬非大夫所得用蓋不以賜也杜注以鍾縣自得稱肆則是一虡二簨簨各八鍾共十六鍾謂之肆半肆謂之堵磬亦如之此與傳歌鍾二肆及國語晉語公賜魏絳歌鍾一肆之文亦自無迕然非鄭義也

周禮正義卷四十四終